久违了，大喇叭

□ 逄春阶

庚子年正月初二早晨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火炕上，正吃着饭呢，前院村的三舅骑着三轮车来看望母亲。放下牛奶，三舅对我说："外甥，你也甭去看我了，别再客套，快回济南吧，再不走，就堵在村里了。俺庄里大喇叭吆喝半天了。"我说没事吧，话音未落，就听村头上的大喇叭响："全体村民注意了，全体村民注意了，武汉发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（后统一简称"新冠肺炎"）……"是我本家弟弟、村支书逄春礼在喊，声音很急促。

我愣了一下，这大喇叭声，有多少年没听到了啊，这透着泥土气息的被放大了的声音，亲切地把我沉睡的记忆唤醒。

我童年最早的记忆，除了母亲的呼唤，大概就是大喇叭了。长大后，说话嗓门大，一直搞不清原因，想来想去，是不是受了村头上大喇叭的影响呢？大嗓门原来是大喇叭培养的。

村头那大喇叭绑在高高的杨树杈上，喇叭上面，斜出的树杈上，是一个喜鹊窝。小时候，在喇叭下面听样板戏，瞅着喜鹊窝那黑黑的一团，奇怪喜鹊们也不嫌吵。前几年，我还提起这事儿，母亲说，喜鹊可能耳背。

妻子早早发动起车等着我，我却仰头听着大喇叭喊。其实，我不用仰头，也听得很清楚，我仰头的姿势，是一种习惯。小时听广播，都是把头微微地仰着。妻子紧张地催促："还没听够？快走！"上了车，我把车窗打开一半，任那大喇叭声钻进车里来。"戴口罩、勤洗手、不串门……"春礼弟弟的普通话有点儿长进。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，大喇叭是村里的神圣之物，文化标配。村里的大小事项，都由大喇叭来广播。村干部通过大喇叭下发通知、安排工作。春耕、夏锄、秋收、冬藏都要通过大喇叭强调一遍。谁评了先进，谁偷了东西，也要公布几遍。大喇叭能褒也能贬。

大喇叭有个好处，不妨碍干农活，一边干，一边听。我小，不大在意，最关心的是，大喇叭一大早喊："社员同志们注意了，今天晚上放电影……"吃过午饭，我就要去涪河边的沙滩上去占地方。

银灰色的大喇叭憨憨地蹲在杨树杈上，倘若是夏天，大喇叭掩映在绿叶丛中，风吹过，露出一点点的银白。大喇叭外形如一朵大大的牵牛花，而我看到牵牛花，也会想到村头的大喇叭。

大喇叭喊的内容随着新时期的到来，也变了。往往是，先听到喇叭"刺啦刺啦"响，接下去放一段茂腔，譬如《小姑贤》或是《赵美蓉观灯》，这是前奏，跟上广播："大队里进了一批化肥……"广而告之。大喇叭也有了市场意识。

再后来，信息渠道越来越发达，大喇叭很少广播了，大家也就忘了它的存在。它依然在树杈上。偶尔路过，会看到喇叭那银色的口沿上，落了一些白鸟粪。

车过了涪河桥，再过南杨庄、后院、葛家庄，此起彼伏的鞭炮声伴着大喇叭的吆喝，我一下子警觉起来。赶到安丘岳父家，岳父的几个外甥一大早自诸城相州来看望他的舅舅，他们说村里的大喇叭也广播了。本来要在安丘住一晚，吃完午饭，我就急匆匆赶回了济南。

是接地气的大喇叭提醒了我，劝说了我。农村是社会的神经末梢，神经末梢都动起来，那一定是疫情很严重了。

远离农村，宅在济南的家里，被手机控制。网络视频在晒各地大喇叭的声音，各地方言大展览，我听着，忍不住笑。威海农村的村妇委会主任的广播特别有意思。我从微信上看到，她们霸气十足，"硬核"话说得干脆利落，配上独特的胶东口音，幽默风趣。比如文登区侯家镇朱家村妇委会主任娄顺英，在大喇叭里劝解，一开口是"歪（喂）、歪（喂）、歪（喂）！"一声比一声高，传递出防疫的危急气氛，接着开始用非常标准的倪萍那"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的天气预报"口音说："有些银（人）就是不知道么（什么），这么雪（说），他就是不听，你觉得你就俊不是？村里几个老娘们儿，习惯性地撑饱了，还得出来溜达两圈儿，再串两个门子，都嘚瑟起空了，火都烧到腚了还都不知道上火。有的出来连个口罩都不戴，我看哪，你这么嘚瑟，连棵毛都嘚瑟得没有了！再这样嘚瑟，我就得想办法了，采取措势（施）。"这样的话，村民听得懂、听得进，土而不僻，通而不俗。喇叭声声，看似无情甚至绝情，却是有情的提示，不同角度的表达，有相同暖意。

在农村，老年人多，他们不比年轻人天天刷微博、看微信，缺乏对病毒的认识和警惕，防护意识特别差，但大喇叭天天放抗疫广播，慢慢地，也就听进去了。这是个管用的法子。

跟当支书的这个本家弟弟春礼通电话，他说："锅锅（哥哥），防疫，大喇叭吃了很大劲，一天广播两遍，早晨一遍，晚上一遍。"春礼守规矩，严格按照社区发的明白纸广播，没有网上那些大喇叭的泼辣，但他能保证每一句话，都送到老百姓的心里。"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啊！"

什么是新？什么是旧？"大智移云"（大数据、智能机器人、移动互联网、云计算）是新的，可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要家喻户晓，大喇叭派上用场了。你说，大喇叭是新是旧呢？

新也好，旧也好，管用最好。新也不一定就好，新冠肺炎还是新的呢？它是恶魔。

支书老弟说："大喇叭是被动的，是人操控的，它能把人的声音放大，不管是对的，还是错的。要紧的是，得管住大喇叭，管住大喇叭，首先得管住自己的嘴巴，让大喇叭在该发声的时候发声。"

童年里的大喇叭，像牵牛花一样，一直在我的心坎里绽放着，它是我乡村记忆的一部分。

一瓶开水的虚惊

□ 铁 迟

疫情的到来让人始料未及，猝不及防。需要的口罩难买，计划要读的书还没来得及购置……随着居家隔离日子的一再延长，答应过些日子回老家探望母亲的承诺落空。终于，新闻里出现个别县际班车逐渐恢复的消息，我顿时欣喜若狂，妻子也催促我赶紧回去一趟。一大早去超市买了蔬菜，从手机上买了火车票，决定第二天出门。

母亲有一句口头语，懒人不出门，出门天不晴。我是不是懒人，我说了不算。昨天还是阳光朗照，一睁眼望向窗外，地上湿漉漉的，路灯光芒所及处雪花纷纷而下。

候车室里空空荡荡，没几个人。一眼扫过去，顶多三十来个。九点三十八分的火车，九点二十五就排队准备检票了。九点三十检票上车，九点四十五了，火车才慢腾腾地挪动了。

这是一趟慢车，陇西往返于张家川。上午六点多陇西发车，十一点零五分到达张家川，下午一点五十四原路返回。票价很亲民，清水二元，张家川四元。

三十来个人分散到五节车厢，就好像往大海里撒了一把盐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车到清水又下去了十来个，车上的人更少了。

窗外白雪覆盖。树枝上，山坡上，全披上了银装。只有铁轨铁青着脸架着梯子引领火车爬向更前方。

尽管晚发车十几分钟，但还是准时到达了。因为是一条支线，只有这一趟慢车，不需要给其他车让路。由于疫情，银川到成都的k1616停运，往年节假日加开的平凉到兰州的快车也取消了。

出站口的门关着，门的两边各有一张桌子，坐着身穿防护服戴着口罩护目镜的防疫人员。登记乘客信息，查验车票、身份证来源地及目的地。一人拿着测温枪测量每一名乘客的体温。登记很仔细很细致，身份证号码、家庭住址、电话号码、来源地、目的地、体温。如果是几次转车，需要提供所有的车票进行登记。

半小时后，才走出出站口。

由于大雪，恢复两天的公交停运了，于是只好打车回家。一路上，车少，人更少，到处白茫茫一片，只有每一个路口的蓝帐篷和红标语格外醒目。

到村口，车不能进去，于是只好下车步行了。

刚进家门，村文书迎了上来，说是刚接到镇上电话，要登记我的信息。

老家三面环山一水将绿绕，偏居一隅，安静而祥和。雪过天晴，远处银装素裹，村边流水潺潺……

在家陪母亲说说话，帮忙做一些家务，到村口转转。地广人稀，没有外来人员，可以随意走走转转。巷道里，女孩子玩游戏。卫生室南面几个年轻人在打篮球。

第二天下午，正在闲转，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说是让领消毒液口罩之类。原来是我的信息由镇上传给了村卫生室，村卫生室要履行自己的防疫职责。

第三天坐7503返回天水。由于复工文件的传达，坐车的人明显多了。张家川有三十几人，到清水站，又上来了将近一百人。尽管人多，大多数人对号入座，但一个个口罩戴得严严实实，连两三岁的小孩也戴了，有些人甚至戴了两层。有说话的，但很少有抽烟的，更没有吃东西的。天晴了，气温越来越高，薄薄的羽绒服敞开拉链似乎也不起任何作用。天热了。

准点到达，出站口遇到了"麻烦"。

乘客站成一列，一次两人分别站在红外线测温仪正前方的两块红色脚垫上，接受测温。不时有人被叫下来站在另一侧。心里虽然有些忐忑，但仍很自信，在家里测了36.2℃，前天在张家川车站也是36.2℃。谁知刚一站上去，全副武装的工作人员大手一挥——你下来！我顿时蒙了，怎么会呢？身边体温不过关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的心里紧张得要长毛了。如果被隔离了怎么办，家里的妻女，老家的母亲一大家子……

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我夹上了一支汞柱体温计。天气热，毛衣，羽绒服，尽管热，但我仍给自己打气，心静自然凉！结果，还是没凉下去，五分钟后，工作人员接过体温计，看了看说，37.2。还是不行！怎么回事，我整个人蒙圈了。

陆续有人复检通过，有人还是不行。忙碌了一阵的工作人员说，如果谁带了热水之类的说一声，热水会影响检查结果的。

我这才恍然大悟，我的挎包里满满一瓶开水，担心上厕所，一路上还没喝呢。

气定神闲地将包取下放一边，又一次站了上去，顺利通过。

"爷爷"

□ 初曰春

荣华街派出所有个"帅哥三人组"，成员是小涂、小兰和小胡，他仨号称是所里的颜值担当，回头率不亚于当红的流量明星。平日里，三人偶尔会合起伙来搞些恶作剧，同事们都一笑而过，毕竟这三个家伙是所里最年轻的民警，一个单位需要有活力的新鲜血液。

派出所辖区是个狭长的梯形，面积很小，在城市地图上，小到只有针尖那么大，但这里却是众所周知的老城区。熟悉公安业务的人知道，凡是这样的地界，治安情况复杂，工作中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。

这不，所有民警都在为疫情防控忙得焦头烂额，派出所接到举报，说是有人在聚众赌博。

他们直奔地质村。地质村是这一带有名的城中村，坐地户多是中老年人，有点能耐的年轻人都到别处置办房产了，反倒有不少租户是外地来城市打工的，人员成分较为复杂。

小涂盘算，那些租户可能都回家过年了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恐怕又是老吕头在犯浑。老吕头还是小吕的时候，就是赌鬼加酒鬼，上了年岁又跟儿女水火不容。

果不其然，所谓的赌局正是老吕头组织的，四位老人正在打麻将，玩的是比较流行的"晃晃"，赌资是烟卷，旁边还有几个围观者。

小涂和颜悦色地劝老人们回家，他不敢声音太大，万一哪位老人身体不好，会惹下乱子。谁知老吕头眼一瞪，跟他杠上了。

糟了，老吕头这是气不顺，明摆着要找事儿啊。小涂对老吕头并不陌生，以往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弄出点动静，属于那种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类型，仿佛是要在派出所刷刷存在感。

老吕头对自己的评价是，属驴的，对别人送的绰号"老驴头"不但不恼，还颇为得意。总而言之，老人家是顺毛驴，爱听软话，凡事得商量着来。

小胡刚毕业，还不摸底细，便笑嘻嘻地上前劝说：大爷，不能聚众赌博。

老吕头可逮着了"把柄"，说去你大爷的，你眼珠子是留着喘气儿的吗？哪只眼看到我在赌博。

那您也不能把人聚到一起打牌。小胡瞥了一眼桌上的烟卷。

老吕头当场翻脸：怎么着，哪条法律规定不能打麻将。

小胡还是满脸笑，说政府公告看了吗，电视、报纸，还有网络，都出过新闻。

我不识字，也看不起电视，更不懂得什么蜘蛛网。老吕头开始耍赖。

小胡抬高了声调，说我这是为您好，您一个老同志，怎么为老不尊呢。

老吕头嬉皮笑脸地说，好啊，你这就把我抓起来，扔进大牢里，还省得我自己做饭了。

话音刚落，围观的那群老人也七嘴八舌，数落起来。一直没吭声的小兰把小胡拽到一边，让他保持沉默。小胡气呼呼地站在一边，有劲使不上。

小涂不好再端着，继续装成熟，老人们不买账。他恳求老吕头：论年龄您跟我爷爷差不多，您就……

老吕头脖子一梗说，少在我面前装孙子。

这话特别刺耳，让人感到窝囊。小涂提醒自己，必须保持冷静，科学而理智地处置。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，极力搜索可以参照的案例。

他忽然意识到，任何执法都有特殊性，没有教科书式的案例可供参考。他索性接过老吕头的话茬儿，顺着老人的思路说，行，只要您老看得上，我不用装孙子，可以给您当孙子。

老吕头"扑哧"一声笑了。一看气氛有些缓和，小兰马上赔笑脸，劝其他老人回家。结果并不如意，所有老人都盯着老吕头，好像老吕头是他们的指挥官。

小涂苦笑一声，开始给老吕头说好话。他在心里安慰自己，老人不是故意在找茬儿，老了老了脾气就会变得古怪，跟小孩子一样任性。

这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，让小涂拥有了良好的状态。他好话说了一箩筐，嘴皮子快磨破了，才说服了老吕头。

临行之际，老吕头忽然发问：那事儿当真？

大爷，您有完没完啊？小胡不乐意了，带着委屈的语气抱怨。

老吕头脸一沉：就知道是在骗人，说好了喊爷爷。

小涂鼻子有些发酸，心想老吕头一辈子不肯低头，搞成了孤家寡人，这是缺少关爱啊。他冲老吕头喊了声"爷爷"，再一瞅，老吕头的样子很滑稽，明明想笑却哭了。

特殊的捐赠

□ 刘亚华

老陈今年五十多岁了，身体有些残疾，干不了体力活，村主任为了让他脱贫致富，号召他种艾草。艾草采叶后，由村主任帮他收割后，卖到邻村的艾柱加工厂，老陈没有其他经济收入，卖艾叶的钱，再加上政府给的一点残疾人生活补贴款，一个人省着点用还是无忧。

新冠肺炎蔓延，村主任组织捐款。老陈从衣柜里摸着一个旧钱包，从里面掏出五张纸币，这五百块钱，是他准备给自己买床新被子的钱。被子用了好些年了，不暖和，又厚，他听说有一种被子又软又轻又暖和，想换一床。

"那种被子呀，盖着睡觉都会做美梦的。"隔壁老王说，老王还夸张地说："老陈呀，你要是睡到了那种被子，估计身体的病痛就会减轻很多。"

"真有那种被子？"老陈将信将疑。

"我可能骗你吗？我上次去城里妹妹家，就盖的那种被子，听说是纯鹅绒的，这鹅绒，是鹅的腹部的绒毛，比鸭绒还要好。"

老陈一听这个就动了心，决定无论如何要买一床。

"武汉那么困难，大家都在捐款捐物，我无论如何也要支持一下。"老陈自言自语。他从钱包里摸出一百块，又摸出一百块，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红布头包上，塞在贴身衣袋里，戴上口罩，向村委会走去。

老陈进了村办公室，见到了村主任，从口袋里拿出红布包："大家都在献爱心，我也捐点钱。"

村主任说，要你捐什么钱！

"大家的都收，你怎么就不收我的，你是不是嫌少？"老陈急了。

见老陈执意要捐，村主任顿了顿，语重心长地说："老陈，你生活不容易，我们怎么也不能收你的钱，一分都不能收。"

见村主任坚决不收，老陈只得怏怏地回家了。

总该要捐点什么吧，不收钱，那我捐点什么呢？老陈看着电视，突然灵机一动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戴上口罩，抱着两个大纸箱，出了门。

他走到村办公室，打开箱子，是满满两大箱艾炷。他兴奋地对村主任说："新闻里说，艾炷能驱病毒，现在武汉各大医院都用得着，这下该收了吧？"

"行！我替武汉人民感谢你。"村主任看着这两箱特殊的捐赠，激动地说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老陈的脸上，有初春的阳光拂过。

"真好，总算捐了点东西出去了，艾灸明年再做吧。"

这两大箱艾炷，是因为他种的艾草质量好，年前艾叶厂老板奖励他的，老板让他试试艾灸，说对身体好。

抗疫你我他

"毕竟要有人站在这儿"

□ 王 溱

因为新冠肺炎，专家、政府呼吁过年期间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出门，这是对自己负责，对家庭负责，更是对社会负责。

恰好赶上是春节，该回家的都回来了，能团聚的都团聚了。这个年是亲人厮守时间最长的一年，是同呼吸共命运刻骨铭心的一年，当然也是最"痛心"的一年。有人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，也有人因此撒手人寰。

街面静悄悄，静得空旷，静得叹息。青岛五四广场、奥帆基地的璀璨灯光每晚准时开放，姹紫嫣红，一派艳丽，没有观众，没有喝彩声，但那闪亮的灯柱、耀眼的光彩似乎在告诉大地，告诉世界，这个城市依旧充满着顽强的生命力和蓬勃向上的朝气。

是的，宅在家里很"苦闷"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需要，为了明天。跟病毒"捉迷藏"，打"隐蔽战"，最终的目的是摆脱病毒，消灭病毒。认识到这一点，相信绝大多数的人会把苦闷变快乐。

但是我发现，屋外依旧有人。

下楼倒垃圾，看到小区的保洁员骑着平板车戴着口罩从不远处缓缓而来。突然想到，我们宅在家里的垃圾必须有人处理掉。小区有七百多户人家，接近三千人每天待在家里产生垃圾，是平时的一倍甚至几倍多，如果不及时处理，成堆的垃圾不但气味难闻，谁敢保证不酝酿出新的"病毒"？那位保洁员跟我熟悉，一直在小区负责送运垃圾，差不多有七八年了。逢年过节也都是他在忙活，似乎没见他休息过。我曾问过他，是哪里人？他说是临沂的，家里有老婆孩子。这个春节看来他又没回去。我朝他招手，他也作了回应，但停在那儿不动了。我有些莫名其妙，却听到他在朝我喊道：快回家吧，外面空气不好。哦，我明白了他是怕走近跟我有接触，对我"不利"。毕竟他天天在跟生活垃圾打交道。他不怕吗？这个简单幼稚的问题无须回答。在回家的电梯里我在想，什么时候都要有"牺牲者"和"奉献者"，没有这样一些人，人们的生活肯定要乱套。"非典"时期有，现在还有。尽管有些人极为普通，平凡，但他们的精神却无比高尚。

家里没有牛奶了，去超市担心人多，想忍一忍但孩子小必须有牛奶喝。猛地想起楼下有家小超市不知是否还营业？"全副武装"出门，发现超市居然开着。进去发现物品不少，顾客却除了自己别无他人。售货员是位很年轻的姑娘，戴着口罩的脸上露出一双明亮清澈的眼睛。还开着门，不怕吗？我一边交钱一边随便问。想关，但老板说人不能不吃不喝。关了总是给人带来不方便。开着即便没生意，也给人希望。姑娘似乎挺会说，深入一问，原来是位在校大学生，过年没回家，原本打算利用寒假打工挣点零花钱，不料碰上了可恨的新冠肺炎。"家里人不担心吗？""怎能不担心？注意保护会没事的。再说，毕竟要有人站在这儿啊！"姑娘倒是一副轻松、洒脱模样，笑着，指指头上的线帽和身上的白色工作服。

后来在微信里得知，一些大商场，超市，集贸市场仍旧照常营业，人们担心和需要的蔬菜、米面、食品，供应充足，价格平稳。这无形中消除了人们的担忧和恐惧，给人莫大的宽慰，更加激起了人们同心协力战胜困难的决心和勇气。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人来"站台"，需要有人离开温暖的小家，走向社会，走向岗位。更不用说那些"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"的援助湖北、武汉的一批批医务人员了，他们家里也有父母，有爱人，有孩子，但为了战胜疫情，为了大多数人的健康、安全，毅然决然，义无反顾地踏上了"未知"的征途。这真是一些可爱又可敬的人！

宅在家里感到温暖，也感到坦然和安全。这是因为屋外有无数各个行业的人在劳碌，在奔忙，是他们在为千千万万个家庭保驾护航。

惊蛰已过，再过些天就是春分。不远的一天，我们将重新呼吸着春天的新鲜空气，大步行进在希望的田野和城市宽阔的大路上！

想念一碗热面皮

□ 汤晓燕

疫情防控期间，山城街头巷尾昔日随处可见的面皮店也与其他各种门店一样，全部关门歇业。一天两天不吃还行，但时间一长，总感觉缺点啥，于是一发不可收拾，越来越想念那熟悉的味道。

对许多汉中人来说，一天的生活是从一碗热面皮开始的。不管到汉中哪个县，哪怕是去某个偏僻小镇，别的吃食店不一定有，但面皮店是一定能找着一两家的。街角里、路边上，不需要繁华地段，也不需要阔大门店，只要能放三两张桌子就行。一进店门，便能看见厨房的大锅里坐着的大蒸笼，招呼一声："老板，来碗热面皮！"不出三分钟，保管那新鲜出笼、冒着热气、淋着红油的热面皮就上桌了。无需矜持，也不用优雅，稀里哗啦快速下肚，那酸香淋漓的滋味不仅能抚慰你的肠胃，也会让你的味蕾得到极大满足。

记得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湖南待了一星期，回程时从汉中下了火车，大家不约而同第一件事就是找家面皮店过把瘾。还有一次在北京，听说有个地方专卖陕南面皮，于是绕了好远的路跑过去解馋，被朋友笑话：跑北京来吃面皮，你还能再出息点吧？

今年宅在家的日子，其他还好说，但少了街头随处可见的饮食店的帮衬，每天准备一日三餐，算计着吃什么、怎么吃，对我这种不怎么热爱厨房的人来说，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轻的负担。有段时间看到微信朋友圈许多人在晒自己制作的面皮，各种各样的技巧和成色，还美其名曰参加"汉中家庭面皮大赛"，于是心血来潮兴冲冲加入"大赛"行列。翻箱倒柜找出很久前就冷落在不知哪个角落的面皮蒸锅，打米浆不易就用面浆代替，做底垫、炝辣椒、调蒜水，虽是一道简单吃食，却因步骤繁多费时，前前后后忙活了两个多小时才端上桌，迫不及待招呼家人品尝，也算聊解思念之情。

作家汪曾祺在《做饭》里说自己偏爱逛菜市，"看看那些碧绿生青、新鲜水灵的瓜菜，令人感到生之喜悦"。街头的那些面皮店也一样，每天看着它们开门营业，随时可以前去食用，会让人产生一种生活着的喜悦和安稳。也像从前那些可以每天外出买菜、到公园广场健身、带孩子上街闲逛、与好友小聚八卦的寻常日子，拥有时并不觉得有多么美好，只是到现在经历着全民抗疫的特殊时光，感受到满街的清冷，才发现那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琐碎日常，是多么温暖而珍贵。

那天站在楼顶放风，一眼望过去，只见对面山上红艳艳一片，应该是南山的花开了吧？往日这时节应是游人络绎不绝，今年它们也只能寂寞地开、寂寞地谢。但看到花开，也算是触到实体的春天了。只要春天到来，一切都会充满希望。昨天看新闻，汉中已经下发了有序恢复生产生活的通告。想来不久后，病毒会败退，勇士将回归，而我们这些凡人，也将重新拥有平凡而亲切的庸常日子。

等到那一天，一定要去好好吃碗热面皮！